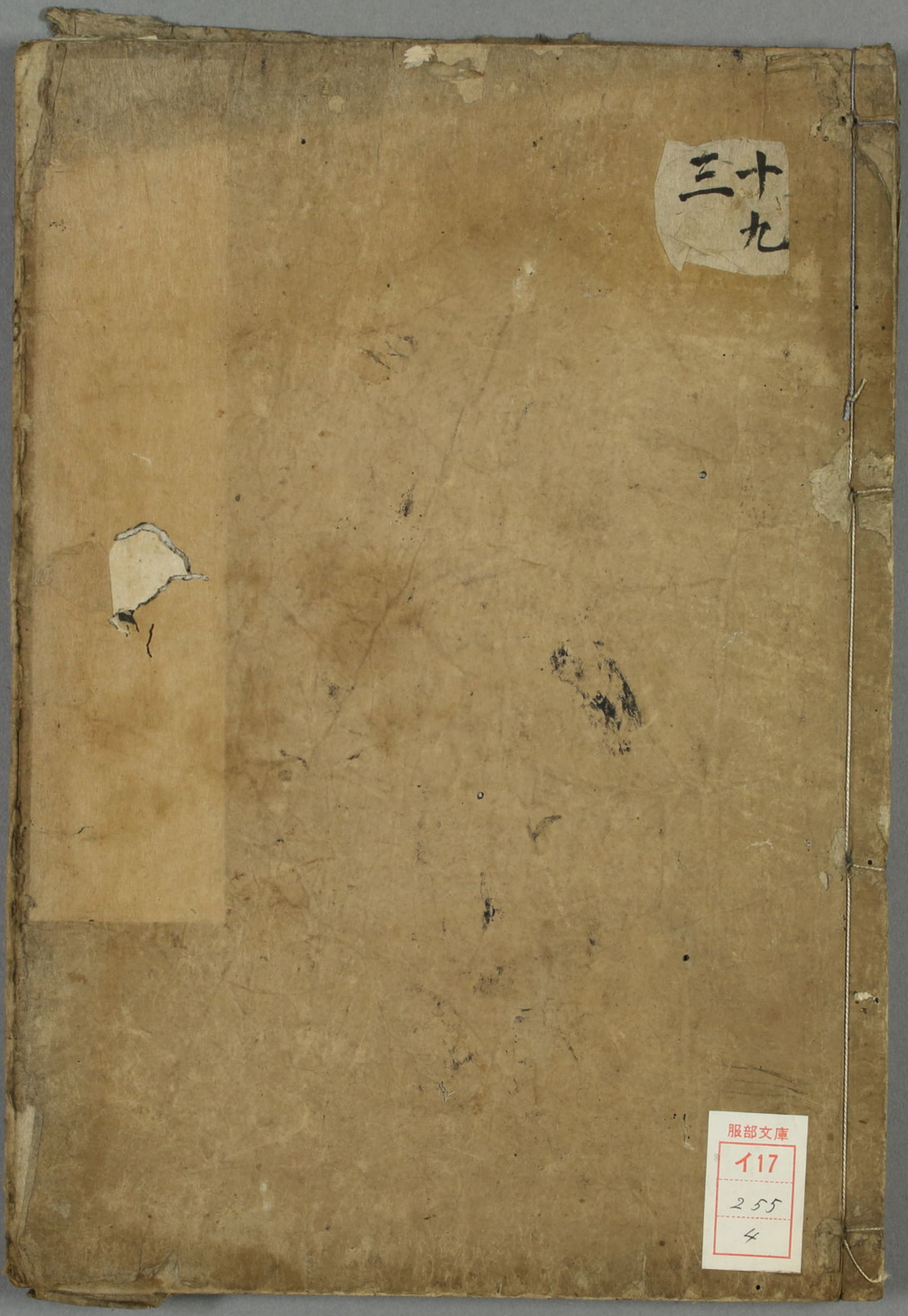



三十九
服部文庫
イ17
255
4

117
255
4

告子カイフ性ハ氣質ノ上ニテイフナリ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趙注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嘗学於孟子、

朱熹集註

凡[字彙居擬切]音詰、又古禄切、義同、(集)居六切、又音詰、告上白告、発下白詰、

十章

杞柳[杞柳一物也、一曰杞木、]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名出詩云北山有杞、]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説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杞柳不得其性、非其桮棬之理、]

搏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棬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戕賊人以爲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激回之貌。方也。而小曰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湍他端反

善惡隨物而化。无本善不善之性者。

善者惡者人之性三品之說。

善惡不分。

善惡不分。

善惡不分

體二而ノ可ニ以テ無シ
所レ不レ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レ性
生ハ指テ人ノ物ノ之所ヲ以ノ知ル覺運ノ動スル者ヲ而言フ告子カ論ス
レ性ヲ前後四章。語ハ雖不レ同。然其大ノ指不レ外ニ乎此ニ
與ニ近ニ世佛氏所ニ謂作用ヲ是レ性者ノ略相似タリ
「白キモノハ皆ナ白シトイフカ如ク」

孟子曰。生之謂レ性也。猶ニ白之謂レ白與。
白之謂レ白ト。猶ト言フ凡ソ物ノ之白キ者ノ同シ。謂ヒ之ヲ白ト。更ニ無
差別ナシ也。白羽以下。孟子再ヒ問テ而告子カ曰ク然ト則ハ
是レ謂フ凡ソ有レ生者ノ同シ一ニ性ナリ矣

然則犬之性。猶ニ牛之性。牛之性。猶ニ人
之性與曰然
下同
「為羽性軽、雪性消、玉性堅、與平聲」

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レ果如レ此。則天ノ牛ト與ノ人皆有レ知覺運動ノ者ヲ而
皆能運動スル其性皆無ニ以テ異ナル矣。於テ是告子自知テ
其説之非ヲ而不レ能レ對也。○愚按性ハ者。人ノ之所ノ
得テ於天ニ之理也。生ハ者。人ノ之氣也。形ハ氣ニ之形ナリ
性ハ形而上者也。氣ハ形而下者也。人ノ物ノ之生。莫
不レ有レ是氣。然モ以テ氣ヲ言ハ之。則知覺運動。人ト與ノ物若
禮智ノ之稟ケ豈物ノ之所ニ得而全キ哉。此レ人ノ之性所
以無レ不レ善。而爲ニ萬物ノ之靈也。告子不レ知レ性ノ之
爲レ理。而以テ所謂氣者當ノ之。是以テ杞柳湍水ノ之
喩ヘ。食色無レ善無レ不レ善之説。縱横反覆。紛紜迂
鑿。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ノ所ヲ以ハ然ル者。蓋徒ニ知テ
知覺運動之爲レ然者ノ人與ノ物同シ。而不レ知仁義禮智
之粹然者ノ人與ノ物異也。孟子以テ是ヲ折レ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レ外也。

義外也非內也

（外ノ物ニ告子以テ人之知覺運動者ヲ爲性。故ニ言ヲ人之甘ヨリテ冒キガチガフニ外ト也）食悅ノ色ヲ者ノ卽チ其ノ性ノ故ニ仁ヲ愛之心在テ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ニ。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ニ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孟子長トスルヲ見言色而知ル白ト。我以テ彼ヲ爲長ト也）

（長トスルハ人ト同カラサルヲ言フ）

（馬ノ字ノヨリ以下ヲ衍文トス）

（且ハ向ノ長ニヨリテヨコユニ外ト也）

（爲義乎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爲外也）

（趙岐云異敬老馬无異敬老人邪且謂老者）

（ヨリテ我白ニ外ト也）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愚按白馬之白也。長人之長。所謂彼白我白之也。長馬之長。而我長之。所謂彼長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異。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趙岐云徒見則悅之故心在外）

（長トスルハ人ト同カラサルヲ言フ）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長トスルハ人ト同カラサルヲ言フ）

言愛ハ主於我。故仁ハ在內。敬ハ主於長。故義ハ在外。蓋長在彼故也

（タニンノムチガイナシ）

（本注ヨリ長之者之旨ヲ好ムヲ以テ）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

（炙ハ在外ニ外ト同）

（炙ハ在外故ニ下キ標文）

（耆ハ嗜ト同）

孟告子曰食色ト白色ト外トスルヲ衍ス。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與炙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
夫音扶
言、長ンの之ヲ耆ルの之ヲ。皆出ツ於心一也。林氏曰。告子以テ食ト
絶ツ爲レ性ト。故ニ因テ其ノ所レ明ス者ニ而通ス之ヲ。○自レ篇首至
此ニ四章。告子カ之辯屢ク屈ノ而屢ク變ノ。其ノ說ヲ以テ求ルニ勝ツ
卒ニ不レ得ニ於言ニ。勿レ求ニ於心ニ者。所以ナリ
卒ニ於鹵莽ニ而不レ得ニ其ノ正ヲ也。

○孟季子問テ公都子ニ曰何以謂ニ義ノ内ニ也
孟季子ハ疑ス孟仲子カ之弟ナルヲ也。蓋シ聞ニ
内ノ敬ヲ行ヒリス
孟子ノ之言ヲ而未レ達。故ニ私ニ論スルヲ之ヲ
曰行吾敬故謂之内也
所ノ敬スル之人雖レ在レ外ト。然モ知テ其ノ當レ敬スル而
行フ吾カ心之敬ヲ以テ敬スル之ヲ。則不レ在レ外ニ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
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伯。長也。酌。酒ヲ也。此レ皆季子問テ公都子答フ而
季子又言ヘル如レ此。則敬レ長ヲ之心果ノ不ニ由リ中出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乎。曰。弟爲
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
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第ヲ敬スルハ叔父ヲウヤマフトコロナリ」
客人ニ如此ノ心ヲ宜ニ制スルノ割スルヲ心ヲ
在位ノ長者

湯水ハ外也其時ニ變ニテ宜クサベクハ内ニヨルベシ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告子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内。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退之也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以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蓋湯水在外故非好飲之因寒暑而欲之也

趙注引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性從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命像爲善者非

善者之善也疑云情性才三者合之一物耳人之性情能爲善者皆性善有非性情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物氏之徂徠曰仁義禮智之善非猶錙銖帛七之有生之始固有之人不更求之

仁性之善ヲイフ才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則善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美ナルコヲハヂテリフ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鑠ハ銷スヨリ轉ジテ消ス意ニ用ヒル孟言仁義禮智非消我而入我固有是善端之發於外者自外以至內也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

仁義禮智ヲ五倍

故ニト必ノ字親切也

不得相与計多少言其絶遠也

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善ト惡トノ間ヘダルハカソ(ラレヌホトナカラ)

恭敬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樂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中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下

道理也

人皆善惡ノ別ヲ去ル

ソノ性ヲウケテ

人皆有是善者好是懿德

有レ耳。目。則有二聰明之德一。有レ父子。則有二慈孝之心一。是レ民所レ秉執之常性也。故ニ人之情無レ不レ好ニ此懿德一者上。以テ此ヲ觀レ之。則人之性之善可レ見。而公都子カ所レ問之三說。皆不レ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ハ卽理也。理ハ則堯舜至ニ於人一。一レ之也。才稟ハ氣有ニ清濁一。稟テ其清者ヲ爲レ賢。稟テ其濁者ヲ爲レ愚。學而知レ之。則氣無ニ清濁一。皆可下至テ於善一而復上レ初。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レ言下愚不レ移者上。則自レ棄之人也。又曰。論レ性不レ論レ氣不レ備。論レ氣不レ論レ性不レ明。二ニ之則不レ是。張子曰。形而後有レ氣。氣質之性。善反レ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レ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テ其發下於性一者上言レ之。故以爲レ才無レ不レ善。程子兼指テ其稟於氣者上言レ之。故人之才固有ニ昏明強弱之不一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レ殊。各有所レ當。然以レ事理一考レ之。程子爲レ密。蓋氣質所レ稟雖レ有レ不レ善而不レ害ニ性之本善一。性雖本レ善

而不レ可レ以テ無ニ修察矯揉之功一。學者所レ當レ深玩レ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レ賴。凶歲子弟多レ暴。非レ天之降ニ才爾殊一也。其所レ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レ所レ藉而爲レ善。凶年反レ是。故有下以テ陷溺其心一而爲上レ暴。人性皆如ニ是之善一。而不レ足レ以レ救レ凶。則其才之不レ殊。可レ見矣。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レ不同。則地有ニ肥磽一。雨露之養。人事之不レ齊也

麰麥。大麥也。耰。覆種也。浡然。興起貌。日至。夏至也。磽。瘠薄也。麰音牟。耰音憂。磽音墝。

麰。大麥也。穬。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暑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之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耆。與嗜同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道之理

然猶可也食曰芻豢牛羊是也穀食曰芻豢伏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口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嘗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趙注其好惡凡人皆有兒人相近之心、跃亦為善惡之義又好惡字牛山之好惡与人之好惡下文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艸木也

[本ヨリ固有ノ良心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毎朝ソコナフニ]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ヒルノコトヲイフ]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生長ヤスキ萌蘖ノコトシ]

[趙注猶言人之本性有此仁義之心也]

好惡並去聲

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生。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トカク心ハヤレナモサヘスレハ存ス

敬以直内ノ卦ノ文言ノ語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存舍音捨舍平聲與平聲

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捨之則去其出入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特乍失之耳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與物接之時則夜氣清晝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體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趙岐本作不智帝王之子承軸之故言此

或疑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五穀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講官八矢子ノ前ニテ講ズル官也

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
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

（自問自答ノ辭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其奕右ニアプ用ヒヌ）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之也○程子爲講官言於
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手ヲ入ル）官宮妾之時少則（下ニ以酒養氣質而蕩陶）德性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
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多亂日常少而
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
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
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義ニハシレテモイキテアルハ義ニアラズ（上義字ハ義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
者雖衆人剝害之

良心アルユヘ生ヲステ、ヲトル

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良心ナキナラバ、ウケリトモシテイキル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喪其良心。賢者能勿喪耳。

良心ヲ喪去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一豆。木器也。嘑。出聲之貌。蹴。踏也。乞人。行道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施于窮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言不能獨食五鍾之物欲以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入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惡之由。此二者蓋同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身死而不受。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之理。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爲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窘速之間。而不可須臾舍矣。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缺比坐死爲甚輕鄉爲身死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舍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仁主宰之本也義八用ニアラハ仁ノ裁制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精明義理豁著而日用事物之間莫不燭理之明而應之各當其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於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尤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事物之輕重之等也小木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一カ手ニテニギル所握也。桐梓。二木ノ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心身全ヒキヅメテイフ

養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不善有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

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喬

喬猶高也場圃之官梧桐也檟梓也樲酸棗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高顧疾則不能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事口腹者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
養尺寸之膚哉（趙曰腹豈適爲肥長尺寸之膚哉此言養口腹之人無有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體則口腹豈適爲養尺寸之膚而已但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言人之所以爲大小人者以其所養之大小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大人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言耳目之官不能思而蔽於外物物交於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大人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嶷嶷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耳目之小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

茂俊字八茂明明ノ人也

堪輿ハ天地ノ文選ニアリ

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茂俊心感曰茫茫甚貌輿猶仰無堪人於其間駒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形二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知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之其與存者鳴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心ヲ形ニツカハシ役ス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人爵ノモトヨリ自然ニ有ル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人爵ヲモトメニタメ也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慙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能賤之趙孟晉之卿也良貴ハイヤシカラヌ貴ナルコト

趙孟ヨクイヤシクモタツトクモナルコトヲ

人之所貴謂人以辭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貴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雖貴。能以爵禄與人而使之賤。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然之貴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也。令善也。聞譽著也。施及也。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助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趙氏無焉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亡與其所爲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之謂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稊蒲計反夫音扶

黃稗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黃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以不仁之難而遂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新而不已則亦舊而其種之美又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彀古候反張弓滿也志猶期也彀的之所在也學謂學其法也羿善射者也教人射者必使之引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大匠工師也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匠之法也○此二章正義求力分之訓至而極言度之意則學文之事然仁之爲道式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朱熹集註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重與食孰重曰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曰

色去聲任人復問也

親迎ハ婚姻ノ礼也蚤ハ直ニ妻ヲ迎ヘニユクコト也

日禮重日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有於如字趙注言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齊側皆反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本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禮若不取其下之本樓之高鋭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重其食色之末岑樓之上

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揣本則礼与食色有時而軽重也

鉤帯鉤也金本重而帯鉤小故軽喻禮有軽於食色者羽本軽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不娶、廢人倫、錢本注云、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軽者而比之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軽者而比之奚翅

翅施智反通用施字

禮食。親迎。禮之軽者也。飢而死以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

但言其相去懸絕不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則將摟之乎

（但言其相去懸絕不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音軫　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錙銖鍳酌。毫髮不差。固不肖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

（趙注云一小雛又云一匹雛疏曰一匹雛之小云）

（勝性一ガイ　三十ヅム　琴ノ調子ハ柱ヲカケタリカケタコトヲ云ヒ又ヒキコナスヲニカハヅケニスレバヒラベラレズ）

（輕重ハカラテナク大二十カ乙也）

（一ノ子ヂユカメル　二ノ嫁セサル女）

（一ノ本注ニ礼記ノ鄭注ニ云ヘリ　二ノ烏獲ナリ）

豈以不勝爲患哉（勝平聲）

匹字本作鴈（鴈音雁）鴈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去聲）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以爲（作僞）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宋本故訓不循理）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去聲）陋（去聲）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

（宋本故訓學業）率（循）必其進見之時（見音現）假館而後（去聲）受業（見音現）於門（見音現）之行之也（去聲）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本注引餘力學文之事即此行有餘力之意）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扶）

○後按大公主陳氏從夫葬行与子服為兩弟
注此兩爵皆宜從行一節
子服竟没一弟也宜在中進
退与子男皆應從行一節
但又曰實有二弟止一刻字子
為也從行今刻田刻字孔命
告之又如是之也生為二弟白實為一弟

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
深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名 怨王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之
生太子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
詩。以致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有高之。
固有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泊也。越。遠也
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也

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
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談笑。言不用意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而道之。無
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越親

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備有七子之母不
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不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趙注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之謂不孝也。孫云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亦不孝也云。当怨而不怨之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曰。生我劬勞。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嘗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怨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先生將何之

牼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悅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指。意也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言其不利。則將見秦王。恐其不悅。禁攻寢兵。息民之志。則大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罷兵。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欲利。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朱注小母水二手石ノ又ハ小母ノ
水激ス故不然母之而無主亦
亦不孝也

哥磧也　最後按。哥ノ凡又甲申訳畢
之過小而怨ヒ之石子激水母
与令怨疏共当不孝也故但祝之過大小
只以漠然父母之心為主矣故凱風之子
不可磧命以慰母心為務ヲ而母成不
是順而墓也只不然而已
一也蓋不可磧而縦祝過而墓子
不皆ヲ不孝也

○李楠ニ
○人皆疏不孝也　不可磧亦不孝也
蓋言ヒ并ニ不然ヒ右ニ不在也
親之過小ヲ可有以手祝而ヒ
以手祝ヲ亦不孝也」云ヒ大人主
不容ト解ス甚无以手祝ヲ不可也

磧字姑解ス言水ヒ時小激手石、
其手小ヲ則不可右ヒ然ヒ
之ヲ不孝也水ヒ而小激手
右水也」不可磧亦不孝也云ヒ右ヲ石不可
可觸手石之義ヒ言ヒ祝ヒ而
使手激云ヒ小ヲ甚ヒ
而右之ヲ不孝也之ヒ

於利以罷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時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ハ孟子之處ニ此必有義理ト故ニ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下同與平聲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故也役用也言雖享而志于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納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浮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浮于髡齊人也

物又人ノ所ヘヲクバカリガ孔子ナンソナラヲクバクラヌト同

名聲響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其君下未能齊其民也

孟子曰。君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乎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其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之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豈聖人之心哉

（師傅之居也 相ヲ執政ト訓ズルハ非ナリ史記又類ナリ）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滋。益。甚。謂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サスガニヤハリ居ルホドナシコトヲセマイト）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與平聲

是ハ聖賢ノ胸中ヨリ流出スルヲ云フナリ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ノ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ノ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燔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爲無故而去。又不欲爲無禮而苟去。故不以女樂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趙曰我實從容之禮不備者微罪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武一作王
章

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治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之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
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
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
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
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
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 糴音狄 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言壹明天子之禁令之立也已立

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鬼
要也 竇客也 旅行役也 皆當有以待之不
可忽忘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
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
廢事也 取士必得其人無專殺大夫
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 無曲防不
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
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 無有封而不
告者不得專封國内之田以畀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
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

統理ハモノニスレバ矣第ノコトニ

曰。邵康節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者。故五霸者。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夫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疏慎到趙人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金履祥曰。況有不勝者乎。蓋敗封國之事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先王之常諸侯會同出合之法度之文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而不足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言必見損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魯必在所損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心也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地也鄉與向同下皆同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趙岐曰上有皆字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不正ノ風俗ヲカヘズ）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二十分ノ一ノ年貢ヲトルヤウニス）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一分而取其一薄飲食忽蓄欲與民同利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者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朝食）

中国ニ充カ
ス人倫ナシ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因其薄而折之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白圭時有此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洪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洚。胡降反　惡去聲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　惡。平聲　執。固守也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水ノ官也

海内ノ難見也

今子繩洪水之名以

洪大之也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與洪水無異矣

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善當執之拙

趙同高ノ信也與涼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

趙樂正善信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難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

自足其智善言入人止不來

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荀緘字心也

所謂一白ノ二モノハ樂正子ガ得ザルトコロナリ

譏切面訣之人若國欲治可得乎 訐音稽去聲 訐謁也自足其智不嘗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循環勢然也○此章言以天下之善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已之長而賤於人遠則讒諂面諛之人不在於用其自在下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君子ノコトヲ上ニリクニナスヘシトス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其言而行之故禮貌加敬所謂見其可行而往仕也若孔子於魯定公初反正卯之後是也言雖未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

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飛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周之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憮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不殺ヲモトムヘキナリ

死ヲ免ルヘキ宜ナリ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畎音犬 傅說 殷高宗武丁舉之。膠鬲 殷紂臣。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 囚於士官。荘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 見前篇 孫叔敖 隱處海濱。楚人舉以相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過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艱難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變於幾微故必事理形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君ヲタスクルヲイフ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安未上心却死 出於憂患而入於死亡 困窮拂鬱。能堅心ビスウレイアルヲイフ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人ヲコバムモヲヘル也 ヨシトセヌヲイフ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之量則可謂知其性矣性則知天道之大全人能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人性タヲ天ノ理也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能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不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也。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違也。事則奉承而不違害。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終身奉之。而無疑也。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盡其道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命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舍。上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之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毫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樂。音洛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已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

是ハ上ヨリハ少シ他ニヨリテ上ノ下クニ至ル也

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此章言仁事愛子亦以習之又貴不精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用也言人日用事物之間皆有當然之則但習而不察故雖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而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蓋惡心之萌於內而羞惡之心存焉則能改行而進於聖賢失此則入於禽獸故恥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賤恥而彼方且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心也苟無是心雖有人之形而不異於禽獸矣何有如此人之名）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矣或曰何能有加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不能而勉之何也程子曰恥其不能而掩藏之心如何能之心加切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旦

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諸國ニ方ヲアルキテ說ヲスルナリ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曰尊德樂義 尊德樂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外物之誘矣

則可以囂囂矣 趙氏曰。囂囂。猶人爵之榮。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外物之誘矣 富貴ヲ七ヒモノヲ之恩利民之道、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有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賢遍反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内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降衷尚書ニアリ秉彝ハ詩經ニアリ

趙注當甚晉後獲其利若亟其棄屋之類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一民之庸常之人也豪傑ハ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不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本欲生民故民不怨其殺也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勞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五穀ヲマケイロ

農ノ正ニ三ヲヨヲ修理セヨト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樂也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霸者之民雖驩虞而不知爲之者王者之民雖若無與而德化之所及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焉

功ヲ見ル故ニ民ハ歓ビ其生ヲ謳フ也

天ノ自然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樂也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霸者之民雖驩虞而不知爲之者王者之民雖若無與而德化之所及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焉

而不知爲之者（誰カ之ト訓ス）

此ノ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ニ民ノ之所ニ惡ノ而去レ之ヲ。非有レ心ニ於殺ニ之ヲ也。何ゾ必之有ン因テ民ニ之ヲ。所ニ利スル而利スル之ヲ。非有レ心ニ於利ニ之ヲ也。何ゾ庸ナラン之有ン。輔ス其ノ性ノ之自然ニ。使レ自ニ得セ之ヲ。故ニ民日ニ遷テ善ニ而不ニ知ラ誰カ之所ニ爲ス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ノ聖人之通神之妙也。所レ過者化身所レ經歷之處自人無レ不レ化。如レ舜之陶レ河濱ニ而器不レ苦レ窳。伊尹之耕レ歷レ山ニ而田者讓レ畔。孔子之立レ斯レ立道ノ斯行。綏レ之ヲ斯來。動ケ斯和。莫レ知ニ其所ニ以然ニ而然ル也。是レ其德業之盛ナル與ニ天地ノ之化ニ同ジ運レ並ニ行ル。舉テ一ニ世ヲ而陶ス之ヲ非レ如ニ小補ノ塞ニ其ノ罅漏ヲ而已ト此レ則王道之所ニ以爲ル大。而學者所ニ當レ盡ス心ヲ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ク仁言ハ謂ニ仁厚ノ之言ヲ加中於民心上ニ仁聲ハ謂ニ仁ノ之實ヲ而爲ニ衆所ニ稱ル道ニ者ニ也。此レ尤ニ見ル仁德之ノ入レ人ノ深ク而ル溥キ也。故ニ其感ル人ノ尤ニ速ニ而ニ已ト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ハ謂ニ法度禁令ノ所ニ以制ス其ノ外ヲ也。教ハ謂ニ道德齊禮ノ所ニ以格ス其ノ心ヲ也

善政民良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タカラ）。善教得民心（財役ニ民ヲ也。得ハ民ノ財ヲ者。百姓足テ而君無ニ不レ足ル也。得ハ民ノ心ヲ者。不レ遺ニ其親ヲ。不レ後ニ其君ヲ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
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
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
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
不欲如此而已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言憂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也操心猶持心也危猶懼也達謂通於事理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君人者謂諸侯也事是君謂順其君之所為也容悅謂阿徇以為容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安社稷謂安其社稷使不危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枉己以從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無不可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一息則一餘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子弟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越戚之以道）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越曰欲行私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廣去聲土衆去聲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分之全而心之德其所性不加焉雖窮居不損雖通居不益分定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分定故也

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報本大事之正也。）

（因定ノモノヲ分ト者。所ノ得ル於天之全體。ヲ性ト者。人物所ノ受ル天ノ理ヲ以テ生ル者ヲ也。）

故ニ不以窮達而有異。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潤沢ノ貌。）（形ニ出サヌ徳アラハレ也。）（睟ハ面ノ盎ハ背ノ施ハ四体ニ皆ノ見ル自然ノ光ヲ也。）

上言所性之分。此言所性之實。蓋互發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及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曉。吾意也。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自能曉吾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約カ無道ナルニ於ケル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太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蚕之。則老

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
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二母一彘五母雞二
雞五母母彘二口也餘見前篇 公田私田之法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
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凍餒文
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也
謂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
養其老耳非家
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
使富也 易去聲 疇直留反 薄音迫
治之也田也 甫之記而其欲不窮有常礼也不踰礼以奪財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蓋節儉則財用足也 本作之以禮蓋脱之以禮二字當補有餘財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
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爲有不仁者乎　爲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無窮。東山。魯城東之高山。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正義曰此言觀水之術若是觀水之大當觀五經之大道也

源云方子尼曰瀾水中大波也疏波瀾上引五經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滿溢處也。明。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謹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分ノタメニスルトキノ善ハ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楊氏カコトヲイフ故ニ楊子モ之ヲ引ク）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放踵亦不辭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

（楊墨ヒトヲサス）

（人之ヲ知ルヲ權ト云也）

（聖人之道果然）

執一也

（人家内デノタモノヲトロナリ）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一

（ヒトヘニ定ノ中ニシテ不知變ナリ）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
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
然之中。不待安排。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 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
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
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
子莫執中。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
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
一而不知變也 楊子爲我 墨子兼愛 鬬而
然。以其有權也。不
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
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爲利欲所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人不爲憂矣 是ガクルヒキニ心ノカイヲナス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
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

微ハ左傳
註頃ノ注ニ
アリ

也○此章言、榛下恵和而不流。與下孔子ノ論スル中庸ノ齊カ不ラ念ハ舊惡ヲ意正ニ相類。皆聖賢徴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九
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ヲ曰レ仞。言、譬ヘ井ヲ雖深ク猶未及レ泉而止。猶爲ニ自棄ノ井ノ也（呂侍講曰。仁不如レ堯。孝不如レ舜。學不レ如レ孔子。終ニ未レ入ニ於聖人之域ニ終ニ未タ至於天道ニ未免レ爲ニ半塗而廢。自棄ノ前功ノ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レ假レ脩習。湯武脩レ身體レ道以復レ其性之名。以求濟ニ其貪欲之私ヲ耳。五霸則假ニ借仁義之名ヲ以濟ニ其貪欲之私ヲ耳。久假不レ歸。自以爲レ眞有ニ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レ道一ヲ也。身之者、履レ之而一ヲ也。及ニ其成功ヲ則一ヲ也。五霸則假レ之而已。是以功烈如レ彼。其レ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
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
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簒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窺ニ其名ヲ以終レ身而不自知ニ其非ニ眞有ニ或曰。蓋借ニ舊說ニ以復ニ其本然之性ニ也。舊說ニ久假不歸。即孔氏所謂僞者亦有ニ則誤矣之意也。身之者、與レ道一ヲ也。履レ之者、履レ之ヲ也。及ニ其成ニ功ヲ則一ヲ也。五霸則假レ之而已。是以功烈如レ彼。其レ卑也

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予不レ狎ニ于不順ニ太甲所爲不レ順ニ義理ニ也。餘見ニ前篇ニ

放與平聲

○淫慾毀左氏可伺ヒテヨ
九伺ノ六丈三尺カ

伊尹之志。分天下以爲
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
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
君用之則安宣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身 君子猶子弟 使人化道德也

丹反 餐七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
祿謂之素餐此與下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孟子曰尚志

一有由又士大夫子民本多ハラモキアリ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
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

路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
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
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
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
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必不苟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士師之官也瞽盲也]執罪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訢受天下若甚王法不曲

下ノ蹝音徙訓與、欣同樂音洛

蹝、履也。履、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芥而不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倜體声気高涼、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張敬夫

孟子曰。

鄒志完也

張鄒皆云、後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仁義在身、不言而喻、言人必居仁也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德ノサカンナル也

魯君之來。嚬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

嚬音頻呼音去聲垤音迭

比旨人之所用之耳

門ヲミモルモノ

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坯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下同

○孟子曰食而弗愛食音嗣畜交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詩六反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幣帛之禮未行之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趙注曰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　幣恭敬之先幣帛陳之不如此、則以具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蓋實也拘留也

可以踐形　踐履也形謂耳目口鼻四肢之屬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色自然之道理天所假施于人也以正道履居美形也色不可言踐、有言若如一也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

憊猶愈於已乎

已猶ヲ止也

孟子曰是猶豘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豘音純。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中兄之不可戾。而憊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豘音純 戾音利 懷音懷 強其兩反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憊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王子。齊王子也。傅。傅母也。爲之請數月之喪。蓋以父母之愛子。雖三年而猶以爲短。況數月乎。公孫丑疑其太過。故問之

傅音附 爲于偽反 太音泰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其傅爲之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於已。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伸。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齊衰三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其當時此禮已廢。或無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下一文五一者。蓋因二人品一高下
或一相一去遠一近先一後之一不一同

有二如時一雨化一之者。上漸漬浹洽

時一雨。及一時一之一雨也。艸一木之生一播一種一封一殖。人一力
已一至一而未一能一自一化。所一少一者一雨一露一之一滋一耳。及一此
時一而雨一之。則其一化一速矣。教一人之一妙。
亦猶一是一也。若一孔子一行之於一顏曾一是一已

有二成德一者有二達財一者因固有之德、有其材之且不能用之而達之、

財。與一材同。此各因一其所一長而教之一者一也。成一德。
如一孔子之於一冉閔一達一財。如一孔子之於一由賜一

有二答問一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三隅反之類、

就一所一問而答一之。若一孔
子之於一樊一遲萬章一也

有二私淑一艾者艾音人法其仁是亦與之之無差也

獨也孟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
聞一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一亦君子
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一之一是也孟子
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一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一教之各因其材。小以
成一小大以成一大。無棄一人一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
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
及而日孳孳也。幾機孟子曰。大匠不
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
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於道則中道住之中

直二閒二立テ
ノ字尾ハ二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但設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不可貶蘧不能願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得行道從身施功安也道謂仁義身謂己之所守道也陽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行道從人我之道從人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言狹貴狹賢也。尹氏曰有所狹。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容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不真爱是待者自安之使人恐懼已止也不可止。謂所當厚。所當厚者。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之不容容人之君如此）進銳者用心太過。退速。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

（又非徒物可以養人有取之義）

仁民而愛物

（皆用因之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本故也。無偽也

（知所務者）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

急ニスベキヲナヲシキテユルスルヲ上也

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
治。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大ナル不敬ヲアラタメス

飯扶晩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
服之輕者也。察。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
不敬之大者也。齒。決斷。乾肉不敬之小者
也。問。請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
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
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宜仁不
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
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
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土地ヲムサボリ得ンタメ也

湯武ノ放伐ムゴトキカ爰ニ戦也

知名ノ士ノ傳僖公四年ニアリ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ヨリ以下、孟子ノ答辭也糜爛ハ其民ヲ使ノ戰ノ糜爛セシムルヲ云フ復ハ戰也子弟ハ謂ニ太子申ヲ也以テ土地之故ヲ及ス其子ニ其民ヲ以テ民之故ヲ及ス其子ニ皆以テ其所ヲ不愛ヲ及ス其所愛ヲ也○此承テ前篇之末ノ三章ノ之意ヲ言フ仁ハ人之恩首ニ内及ス外ニ不仁ノ之禍由テ疏遠ス親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毎ニ書ス諸侯ノ戰ヲ之事ヲ必加テ譏貶ヲ以テ著ス其擅興之罪ヲ無有以テ爲ス合於義ニ而許ス之者上但就テ中ニ彼善於此者ヲ則有之ヲ。如キ召陵之師之類ヲ是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正義曰其彼國之私有善善於此國益於春秋褒貶故云）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ハ所以正ス人ヲ也諸侯有罪ヲ則天子討而正ス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征罰ノ心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ノ曰。載ル事ヲ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如無書之愈也

其文タヾヨリ多クシテ實ヲ者ノ多シトイフモノアルヘシ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ハ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ノ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何ノ多カニアラン上也

杵臼ヲ春ク杵

杵（舂杵也。或作杵。）（紂カムヲ音ノサキニムクリモノヲ）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意。蓋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陳列也。戰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好去聲。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良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以歎爲喻。無所容額。抗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梓匠輪輿。皆作車之人。梓。木名。匠。木工也。輪。治車之人也。輿。車之全體也。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不

能使人巧（其人爲心良工之則千二百也皆人不志于仁乃曷論焉故下文引之）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言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

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謂大道之篇三引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糗乾糒也茹亦食也）也被袗衣（袗畫衣也）鼓琴二女果（侍也）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戔下別反各本皆誤作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發也。一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此以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

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一家ユナカキ也コレニサヘヲコナハレス」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以道者。以事言之。

「チヨクタクヲ面フルヌ凶年ニアテモ死セス」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宣公四年 晉趙盾使鉏麑賊之麑退嘆曰民不可殺殺民不忠不信棄君何以立世」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又好利故以小節爭要一ツクナハヤメ色ニアラハル」

「不好名之人又好利故以小節爭要一ツクナハヤメ色ニアラハル」

「非其人ハ不好名之人又好利ノ人ナリ」

「趙盾之正卿ニアリテ君ノ逆ヲ討ス君ノ賊ヲ討ス」

「鄭公子突與子家之事 魯桓公季札之觀周樂 晉叔向觀鄭伯享趙孟之賦 晉韓宣子適魯觀書 皆春秋小節爭要一ツクナハヤメ色ニアラハル」

「非其人ハ貪利ノ人ナリ」

「好名之人ハ矯情千譽ヲ是ヲ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无善政事容貢賦不入故不足」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鳴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朝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耳。是民爲重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遺以祀之。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王畿千里。方百里者百。方十里者千。故曰丘民。歸之。天子之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諸侯之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大夫耳。故民爲重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殺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於受反
犧牲既成 本有功于民者立之故也
粢盛既潔 音盛
祭祀以時 時祭四
然而旱乾水溢 一本有此四字
則變置社稷 變置 音置
百世以後 言百世以後。三代之師也
正義曰此章云。聞其風也

敦邸夫寛奮乎百世之上（一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上去）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人能弘道之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有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之理也人物（能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上去）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上去）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一字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上去）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重出）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雜載之也）無上下之交（去聲）也（正義欲不憂道窮事不爲論下无所可與矣）

君子孔子也戹困也諸儒皆以爲與下文交也（兵モ士ズ下ハスベテ臣トセズ）賴也爲衆人所訕也但浪宕已之由君臣皆惡無所與下文理不（去聲）通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仕者）

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楊子方言）理（去聲）賴也今按漢書無俚字方言亦訓賴（ト）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ヲ）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今趙氏之言）則憎當從士心（ヲ）蓋傳寫之誤（離凡人仕者益多名也）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之所謂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殄絕也隕墜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殄絕也。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絕其怒。亦不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謂高子）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芥纖也蹊小徑也）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僅然之頃也。用由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謂生而有蔽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也）
尚加也。豐氏曰。道之以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蝕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奚足哉 以為尚未前代之未善、後王皆用之、限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淺。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文王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發棠 齊邑名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

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搏虎勇力也 設進也 嵎山曲也 攖觸也 攘臂奮袂也 下車車上也 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嵎。隅也。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故也

馮婦晉善搏虎者。卒爲善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猜欲之生於悲）（超越）（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雖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知之達者）（聖人天子之位）（以天道王于天下）（是皆所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盡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盡智之於賢者也盡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得（天下合一之理）

（延平先生）而純亦不已焉薄而燭則及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若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一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毛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
（姓）（名）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不害問也

日可欲之謂善（趙註之可欲乃使人欲之）

天下之一理。其善者必可欲。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有之於己乃謂之有。其善之實有之。不僞不信之意）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使善信充實。使之不虛）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是謂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乃大化天下也。聖不特於己而推之於人）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在熟之而已。化不可為也。在其道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之外又有神人之妙又在聖之神妙之外）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經綸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樂正子又聖人之次）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正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則能不變於俗者鮮

矣。尹氏曰。自ニ可欲之善ニ至テ於聖ニ而不ニ可ニ知之神ニ上一下一ニ理。擴ニ充ノ而至ニ於神ニ則不ニ可ニ得ニ而名ノ矣

異端ニ居タルガニクレトイフテユヒ・ズウケイル也

○孟子曰。逃ニ墨必歸ニ於楊ニ逃ニ楊必歸ニ於儒ニ歸斯受ニ之而已矣

墨氏ハ務テ外ニ而不ニ情。楊氏ハ太簡ニ而近ニ實。故其反ニ丘ニ之漸大略如ニ此。歸斯受ニ之者。憫テ其ノ陷溺之久ニ而取ニ其ノ悔悟之ニ新ヲ也

今之與ニ楊墨ニ辯者。如ニ追ニ放豚ニ既ニ入ニ其欄ニ而ヲ又從テ而招ニ之

已ニ歸儒之後復往非ニ太甚ニ也

放豚。豚逸之豕也。言ハ彼既ニ來ニ歸。而又追ニ咎ニ其往之失ヲ也○此章賢ニ聖下賢ノ之於ニ異端ニ距ニ之甚ニ嚴ニ而モ於テ其ノ來ニ歸ニ待ニ之甚ニ恕ト距ノ之嚴。故ニ人知ニ彼說之爲ニ邪。待ニ之恕。故ニ人知ニ此道之可ニ反ヲ。仁之至。義之盡ニ也

布ハ軍ニ出ル之絲ハ鎧甲之繩

君子不ニ並ニ此三役ニ更發ニ異時ニ

今按ニ二ハ唐ノ德宗ニヨリハジメル

○孟子曰。有ニ布縷ニ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ニ其一ニ緩ニ其二ニ用ニ其二ニ而民有ニ殍。用ニ其三ニ而父子離

一方ニ立ノ文也

征。賦之法。歲有ニ常數ニ然。布縷取ニ之於夏。粟米取ニ之於秋。力役取ニ之於冬。當ニ各以ニ其時ニ若ニ幷取ニ之。則民力有ニ所ニ不ニ堪矣。今兩稅二度ニ徵ノ之法。亦此ノ意也。尹氏曰。言ニ實得ニ其寶ニ者ハ必ニ失ニ其寶ニ者危ニ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ニ身ニ

正其邦疆使民以時修其社稷不侵不見犯居不離敬布惠政

○盆成括仕ニ於齊ニ。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
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未聞君子仁義
謹順之道

盆成姓括名也恃其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
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爲設使幸而
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
趙曰樓也 屨履也

館人求之弗得 館人名業織之有次業而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

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孟子曰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褻也曰子以
爲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則隱忍而甘受之。若能不爲人所輕賤。則無往而不爲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恬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言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故人所忽。特舉以見例。明下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忍
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
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穴踰越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勝平聲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皆賤稱人雖或有所貪慕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愧而不安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見曾竟若強之言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慙級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下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

人者趙氏注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施去聲

仁義心上也

下帶而道存焉（自前ノチカキイフ）（言程胸臆）（古人視ル不ルヲ下サ於帶ニ則帶之上ハ乃目前常見ル至リ近ノ之處也ナリ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ニ言リ近而指リ遠ノ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施去聲）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舍音捨）所求於人者重（古人指ス在舍ノ其田ヲ人田ヲ多故ニ曰ヘリ人ト）而所以自任者輕（欲責人也）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是手ニヲトメヲノ人ヲリニホトラス）之病上（反之於身ヲ令安而施人、治ル己ヲ）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體性自著不假脩爲聖之至於所行皆率性而無所虧缺反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孟子自辨之言（孟子發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始）

予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始）

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不忍欺人之心蓋去聲是皆所以修其德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也。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

（天理ノ當然ヲ行フ之ヲ也）

（性踏地）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天命ノ一、三九二）

（德也）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

嶺字業歸沼南高勝引受

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税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爲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

榱音衰題頭也般音盤騁去聲

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趙氏曰。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尊。加人之卑。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趙氏曰。養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其爲人也。寡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亦有不失其本心者。多欲雖人之所不能盡。然亦有不存者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寡欲之人。其本心雖或放之。而其所欲。不必沈溺於所向便是欲

問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注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外曾子以二父沒之後二食ハ必思レ親故不レ忍レ食レ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レ膾炙而不レ食羊棗曰膾炙所レ同也羊棗所レ獨也諱名不諱姓所レ同也名所レ獨也

肉醬而切レ之爲レ膾炙ハ炙レ肉也

趙姓与族同之ヘ

○萬章問曰孔子在レ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レ忘レ其初孔子

大意宗旨其正ヲ也孔子不忘故旧也

在レ陳何思レ魯之狂士

盍ハ何不レ也狂簡ハ謂レ志大而略二於事一進取ハ謂レ求二望高遠一不レ忘レ其初ヲ謂レ不レ能レ改二其舊一也此語與二論語一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絹

狂狷ヲトリトヽノ人ヲヨリメ中道ニシトヽ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ハ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爲ハ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設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師曠（師曠晉趙子名也瞽能鼓琴）曰琴張（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曾皙（曾子父名）牧皮者（牧皮未詳）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嘐嘐大言也）曰古之人古之人（欲慕古人也）夷考（平也）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掩覆也言平日考其所行而不覆蓋其所言）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者有志者也猥有志者能進於道一有不守者矣失其身屑潔也其次謂狂狷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不入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乎鄉原（見識ケンシキ）斯可謂之鄉原矣

行則不能履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趙曰心原之言云亦猶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凉凉有戒儀無所施之意也若以事看外形是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守之自踽凉凉而生今之世無所用半以為生斯世但當為人善養實哉為其實但為合衆之行也

是言以鄉原之言也

鄉原孔子以其似レ德而非レ德。故以為德之賊。過レ門不レ入而不レ恨レ之。以其不レ見レ親レ就レ為レ幸。愛レ而痛絶レ之ヲ也。萬章又

言レ己ヲ行ハソコトクナレ

鄉原ガ誹狂者ヲ之言ニ孔子之言ヲ而問ヲ孔子ノ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呂反閹音奄

嘐嘐。獨レ行不レ進之貌。涼涼。薄也。不レ見レ親厚レ於人ニ也。鄉原譏レ狂者ヲ曰。何ヲ用ヲ如レ此ノ嘐嘐然ト。行不レ掩ニ其言ヲ而徒ニ事ニ必稱ニ古ノ人ヲ耶。又譏レ猶レ者ヲ曰何ノ必モ如レ此ノ踽踽涼涼無レ所レ親厚ス哉。人既ニ生ニ於此ノ世ニ則但當レ為ニ此ノ世之人ト。使レ當レ世之人皆以テ為レ善則可矣。此レ鄉原之志也。閹。如レ奄ノ人之不レ

趙作萬子自有注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自閑藏以求レ親ニ媚ヲ於世ニ是レ鄉原之行也

原モ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ト故萬章疑レ之

為ニ德之賊ト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世間ノ多キ事ト原ニハウタノ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レ非レ之則無レ可レ舉。欲レ刺レ之則無レ可レ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ニ水之

下流衆莫不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佞。恐其亂言也。惡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夫似苗之卅也。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似智分リ乃德ナト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惡也。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反經而已。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也。所惡於鄉原者。欲其痛絶之。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二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其道一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孔子之善言孟子者

孟子之傳孔子

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貶其不得辭者。而又以貶天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

此ノ趣旨ニテ孟子ノ道統ノ又ヘハ孟子ニアル事ヲ見ル也

我心ニヨク合点シ得ヘシ

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
河南程顥伯淳卒（受洛學於濂溪周先生）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而其弟頤（受學於明道先生）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
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
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
得以明天人之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眞儒。則天下繽紛（ビンプン）爲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
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
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
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 終

元禄八乙亥歲十一月六日 都書林 小森善五衛壽梓

孟子卷之十四 終

元禄八乙亥歳十月吉旦 書林小森善兵衛